

直升机低空体验断想

●戴霖军

扑面凉风忘恋情，
空中真个似蜻蜓。
不知何处尖尖角，
能让蜻蜓稳稳停。

我爱《宁海报》

—写在《宁海报》复刊20周年之际

●徐长春



《宁海报》复刊20周年了。如同我找回了您爱您的伴侣。1994年以来，我一直是你忠实读者，年年订阅直至您停刊。心中悻悻地从邮局领回2004年100元的订阅费。那时心中好像失落了什么珍贵物品似地说不出什么滋味。好在不久，我又得到了《今日宁海》！

我爱《宁海报》不仅仅是因为报社有我的老师、朋友和熟人。还因为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曾经也与新闻事业多少有一段情缘。我懂得作为报人的责任之大，压力之重，工作之苦；也分享到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的坦荡、狂放和荣耀的喜悦。为什么人称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呢？从中不也透露出人们对记者职业的向往和敬畏吗？

我爱《宁海报》还因为我是个地道的宁海人。我爱看《宁海报》，不仅每天能获取本地发生的大事，见证宁海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方面的进步和发展。我内心每每从报纸中见到发生在宁海的人和事在上一级甚至全国的媒体中出现时，而欣喜若狂！不禁为宁海的出人头地而欢呼！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您是摸准时代的脉搏，合着社会发展前进的步伐，紧扣民生的喜怒哀乐和社会风尚的方向标。其他的不说，单是八位“托举哥”和近期关于胡平军的报道，就足以让宁海人扬眉吐气，翘起大拇指，宁海人是好样的！

地处山陬海角的宁海，能名声远扬，蜚声海内外。《宁海报》及其年轻、睿智、能干的团队功不可没。我潜心中医也爱好文学，报纸的副刊我都喜爱。老报人像明月君自不待言，一些后起的青年才俊更使我钦佩。他们脑子灵，文字美，能吃苦，出手快，文章的触角几乎深入到民生的心灵深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鞭挞人性之丑恶，弘扬精神之高尚，伸张社会之正义。导向正确，内容丰富，观点鲜明，为民代言，形象可亲。难怪有百姓说，有困难找110，找《宁海报》！

我从得到《今日宁海》那时起，就特别关注她。我觉得她虽为县级一小报，但她版面活泼、内容充实、文字优美、可读实用，形象亲切。哪点比其他县、市报差，为《今日宁海》打抱不平。我常常在人前夸宁海人有水平，报纸办得好，质量高！20年过去了，拜读纪念《今日宁海》复刊的文章，我完全赞同徐志达老师，楼明月君以及报社其他同仁的肺腑之言，为《今日宁海》的发展壮大而高兴！

我爱《宁海报》像关爱自己的亲人，生怕她身上的瑕疵而损害形象。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读报时发现一个错别字，我立即写信给报社编辑部。前几年《今日宁海》的发行是要通过“读者问卷”来决定赠阅对象的。我每年总是认认真真地填写好，送到邮局。近几年我还郑重地送到报社。我这样做就是生怕失去去颂扬的机会。

我已经多年没有写过东西了。自知拙笔已难表达我对《今日宁海》的一往情深。仔细读完珍藏版的所有文章，难抑心情激动，就打电话给报社的值班编辑，提出我的建议，编辑回答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将向领导汇报，我听了已十分满足。

最近一次在如意公司，王兴满鼓励我给《今日宁海》写篇征文稿。我鼓足勇气写了以上文字，表示我对《宁海报》复刊20周年的庆贺和敬意！

祝《今日宁海》越办越好！一路高歌猛进！



烟厂的吃食

●丁易

烟厂这个地名，令很多过往行人疑惑，以为是制造香烟的工厂。其实这地方除了黄土地、铜板石，根本就没有当今意义上的工厂。说穿了不稀奇，村东山岗上有烽火台遗址，我们叫它烟墩岗，原为明朝晚期抗倭寇所用，烽烟一起，北边黄墩港，南边毛屿港都能看到。看守烽火台的士兵，来自现在义乌的佛堂镇，属于戚继光的“戚家军”，他们见此地黄土松厚，草木葱茏，是个宜居的地方，就在烽火台附近搭了茅厂房，住了下来。烟厂的烟，指的是放烽烟的烟墩；厂，就是棚屋，茅草棚。烟厂这个地方名的本义，就是看护烟墩的茅厂房。四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使这黄土山岗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就是我祖先的来历，家谱上查得到的。烟厂本来有四个自然村，叫“烟厂贵人坛，合岭荔枝湾”，都是很小的村庄。我记得我所在的荔枝湾那时才18户人家，还是因造水库而搬迁的合岭村合并后的规模。烟厂有50多户人家，贵人坛约30几户吧。

我出生于1967年的秋天，正是文革的第二年。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普遍的记忆是贫困，缺吃少穿。而我不是，我记得小时候的饮食异常丰富，一年四季花样不断，以至今天被熏陶成一个标准的吃货。

这是出生在城里或平原地区的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公社化时期，食物来源匮乏，一切归公，等待可怜的按劳分配。普通人家，不挨饿已经是烧了高香，我们又不是“工作同志”出身的家庭，怎么会有丰富的吃食呢？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烟厂这个地方，黄土深厚，山地肥沃，“入社”之外，每户人家都有不少的自留地以供耕种。只要精耕细作，地里的出产足以贴补生产队分配的不足。因此，在饥荒遍野的七十年代农村，我们村几乎没有饿着的人，番薯干、洋芋、南瓜、芋艿等便是我童年时期的的主要副食。南瓜子、炒黄豆、花生、牛皮糖、番薯糕、南瓜饼等就是零食或小吃。

随着弟妹们的出生，我勤劳能干的妈妈，很舍得在吃食上花心思。她有一双巧手和灵活的脑筋，会变戏法般的将一些普通的食材进行精加工，衍化成令我们垂涎欲滴的美味。比如，她将番薯淀粉化开，佐以豆芽、香干、空心腐等，用茶油香煎至焦黄，然后一块一块地出锅。这种俗称“锅癞头”的小吃，喷香又嚼劲十足。

同样是青麻糍，我妈却总能变出许多的花样，青麦果、青团，里面裹上芝麻白糖，或蒸或炸，或咸或甜，她几乎不做重样的，总是在不断创新。比如元宵节裹米团，她能把米粉做出各种造型，以今天的话说，应该叫“米雕”。有花轿型、兔耳型、小猪型、羊咩等，琳琅满目。家里人有几种生肖，她便能做出这些生肖造型的米团，我们兄弟姐妹不用分，各拿各的。

至于粽子，我能记得的有麦碎棕、番薯干粽、红豆粽、红枣粽、豌豆粽、赤豆粽、纯米粽，间或也有咸肉粽。造型有横包粽、狗头粽、元宝粽、三角粽等，都是用大毛竹的壳，洗干净

后裹的，用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放在大锅里，加满水，开始灶膛里柴火烧得很旺，沸腾后改用小火或余烬慢煨，差不多要烧一夜，粽子才香稠。

这时候，母亲会叫我拿上“洋油证”和几角钱，到烟厂小店去买白糖，蘸粽吃。去山上摘野茶，又累又饿时，我们便会打开带来的冷粽，啃几口，然后喝着山溪里的泉水，哪真叫惬意啊。

春夏秋冬，烟厂的吃食每季都有不同的花样。

春天，地上有青，山上有笋，野果有斑楂、摘梅、覆盆子；山溪里是抓不完的河虾、河鳗、河鲫鱼，田里有黄鳝、泥鳅、田螺。除了河虾，我们那时从不去吃其他的东西，拿河鳗、黄鳝喂猪，泥鳅、田螺喂鸡鸭。烟厂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鹅，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它们吃得比我们不知道好多少倍，都是吃野生河鳗、黄鳝长大的啊！

夏天，像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东西更多，地里的洋芋可以挖了，这可是农家的大菜，孩子们的最爱，拿根筷子串上用雪菜卤烤的刚出锅的洋芋，边走边吃，馋在家里没工夫烤洋芋的小伙伴，是很得意而显摆的。接着，南瓜黄了，花生可以拔了，自留地的倭豆、豌豆、豇豆、黄豆、带豆次第成熟，蒲瓜、丝瓜、茄子、番薯，还有糖芦，还有西瓜、夏白桃……山上还有毛楂、山茄，怎么吃得完呢？

夏天，像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东西更多，地里的洋芋可以挖了，这可是农家的大菜，孩子们的最爱，拿根筷子串上用雪菜卤烤的刚出锅的洋芋，边走边吃，馋在家里没工夫烤洋芋的小伙伴，是很得意而显摆的。接着，南瓜黄了，花生可以拔了，自留地的倭豆、豌豆、豇豆、黄豆、带豆次第成熟，蒲瓜、丝瓜、茄子、番薯，还有糖芦，还有西瓜、夏白桃……山上还有毛楂、山茄，怎么吃得完呢？

做风水的日子，大人们忙着放田水，插道地里的阴沟。我们忙着抓泥鳅、捉鲫鱼、拔鸡窠算，淋得像落汤鸡，回家时被母亲一顿烂死柴。可心里是高兴的，很有一番成就感，尤其是鸡窠算，鲜甘无比，是现在任何一种菌类都比不上的。现在想起，唾液还滴滴漓。

这烟厂出产的东西，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说花生吧，不知是不是对家乡有偏爱，我确实没有吃到比它更好吃的，糯、甜、细、香、鲜皆备。洋芋番薯也是如此，特别的粉，又不是噎住喉咙的贼硬，是粉中带柔的，恰如烟厂人的脾气，彪悍中总透出淳朴和善良。

农历九月，山上的栗榛早已裂口，野柿子又红又软，藤梨、毛楂基本上败市的时候，番薯、芋艿收获的季节到了。

生产队里的番薯，一般是晒成番薯片分给每家每户。而自留地的番薯，我们有完全的处置权。首先，留种。捡那些大小均匀、表皮光滑的番薯，藏到番薯种洞里——洞深约二米许，口小腹大，可贮番薯上千斤而能保持新鲜度。接着，分检大小，大的或磨碎漓粉山，或切成番薯丝晒干。小的喂猪，或煎糖稀。也会留一些鲜番薯，冬天时生吃，味道堪比雪梨。

漓粉是个辛苦活，我们小孩子只有看热闹的份。水井边上，柴油机“突突”地响，大人们把一筐筐番薯往铁斗里倒，出来一塌塌红白相间的渣。然后，把软烂的番薯渣装入洋粉袋，再放上豆腐桶上的压架，往袋口加水施压，乳白色的番薯浆倾泻到桶里。一桶漓满，又一桶，有些人家要四、五个大桶才盛得下。

第二天，沉淀在桶底的番薯淀粉，凝固成白豆沙。我爱《宁海报》像关爱自己的亲人，生怕她身上的瑕疵而损害形象。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读报时发现一个错别字，我立即写信给报社编辑部。前几年《今日宁海》的发行是要通过“读者问卷”来决定赠阅对象的。我每年总是认认真真地填写好，送到邮局。近几年我还郑重地送到报社。我这样做就是生怕失去去颂扬的机会。

我已经多年没有写过东西了。自知拙笔已难表达我对《今日宁海》的一往情深。仔细读完珍藏版的所有文章，难抑心情激动，就打电话给报社的值班编辑，提出我的建议，编辑回答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将向领导汇报，我听了已十分满足。

最近一次在如意公司，王兴满鼓励我给《今日宁海》写篇征文稿。我鼓足勇气写了以上文字，表示我对《宁海报》复刊20周年的庆贺和敬意！

祝《今日宁海》越办越好！一路高歌猛进！

“海上长城”游览记

●张学笔

三门湾“下洋涂”的名字，如雷贯耳。平时每每惦记着它，想着一定要去那地方看一看，这成了一种心愿，但总没有机会。一天，我有事夜宿缆头村，巧的是，“下洋涂”就在缆头村的鼻子底下，这个机会难得，今日不去更待何时。吃了晚饭，我就独自步出村口。徒步不到二十分钟，一条水泥路的三叉口，一块大青石横亘在路中央，杨东标书写的“下洋涂”三字醒目地映入眼帘。大石的背面，则清晰地刻着仿宋体的小楷，详文叙述了“下洋涂”围垦工程的概况：“下洋涂”大海要来了五万四千亩土地，围筑了十八公里的长堤，八座风格迥异的挡潮闸。

石碑左侧一条柏油大道，笔直地通向前方，那边准是“下洋涂”的围海大堤了。登上大堤堤坝，黄昏便降临了。蒙蒙胧胧，水天一色。远处海面上的岛屿，好似黑色的剪影，若沉若浮；最远处星星点点闪烁的灯火，想必那对面就是象山山地的村落或是道路的夜灯。回过头来望那堤内是平展展一望无际的土地，大片墨绿色的，也许是水草，也许是芦苇，向远方无边无际地铺展，看不到尽头；弯弯曲曲港湾的水，不知通向何方，在夜色下，显得特别地耀眼，像白色的绸带，不知飘向何方……而脚下的长堤，混凝土的堤面固而厚实；外侧齐胸高的墙面，一色的用粗厚的石条堆砌，中间有规则地留着一个个空隙，形成古长城的图案。堤底混凝土的方格基石向海底伸延。整座大坝的结构钢打铁铸，坚不可摧，它巍巍屹立在汪洋大海中，宛如一条巨龙，从天而降，它昂首阔步，气势昂昂地奔向远方……

我犹如站在巨龙的脊梁上，心旷神怡，同时被那举世无双的围海工程震撼。宁海地处海域地带，我也曾参加过围塘劳动，记得堵截“毛峙港”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我十六岁，也被当作一名“社员”被指派到“毛峙港”的围塘工程。成千上万的人群在海涂上，涂泥没过膝盖，那时围塘有一套祖传的土办法，工具极其简单，它用带有凹槽的厚木板，一块块连接起来，被称为“溜板”；“溜板”的每手里握着一根木制的撑杆，木棒下方有一截横档，作为推土的工具。具体操作是，下方有人用装有钢丝“弓”在海涂里割挖泥块，然后由称作“土狗”的人，把切割成长方形的涂泥捧上溜板，排列的人就一个个拿起撑杆，由下而上把泥块传递到顶部，再由顶部的操作工把泥块堆起来。形成围海的堤岸；如果是“合龙”的日子，那可是用数千人筑起的“人墙”一个接一个拖着装了土石的草包，把海潮阻塞。我当时是一名“溜溜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到一个上午就败下阵来，被换了工种。

五十年前的围海记忆，对照着眼前的跨海长堤，令我更觉惊异。向着大堤延伸的前方走去，前面是三道闸门，每道闸门的距离在二公里左右，三道闸门的行程就是四、五公里，来回十几里。对我一个以步行乐的人来说，区区“万步行”自然是微不足道，何况今夜黄昏之旅是“下洋涂”海上长城之旅，其意义是无可言说的了。终于登上第三道闸门一侧的观景台，我一屁股跌坐在台阶的石条上。对着昏黄的夜色，望着海，望着天空上暗淡的云层，望着四周空荡荡的一片，极度的静。这里没有高楼，没有人声，没有汽车喇叭声，没有红灯，没有绿灯，没有黄灯，没有霓虹灯，没有一切的喧嚣声。什么都没有，茫茫苍苍，空无一物，人的习惯总是要群聚，要群居，要群游，我现在孤身一个好似置身于汪洋孤岛之中，不免觉得有些失落，但想到今夜黄昏面对着如此壮丽的海上景观，不觉又开心起来。

天上的云层在迟迟晃动，月儿从半空中也露出了脸儿，海风随着浪花飘来，似乎有了几分凉意，该回家了。缆头的农家主人还在家等着，见我进门，夫妇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这么晚回来，下洋涂看‘西洋镜’哪？”我说：“看了一块大石头。”主人笑着说：“你看了路中央的一块吧，那边堤坝上还有一块呢。”主人的一句话，又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就打定主意，明天必得去那里看个究竟，听说到那里来回二十来公里。于是，第二天清晨，我就骑了电动车风风火火上了路。长堤坝顶道路宽阔而又平坦，我放足了电门，任凭电动车轮向前疾驶而去。

好风光，好阳光，早晨的海面被朝阳映照得明亮如镜，远处，海面上黛青色的几座小岛显得异常的清晰可爱；看到海面上停泊着两艘大船，几只小船在海面上迟迟滑行。坝头上没有一个行人，一旁停着几辆电动车，几个头戴草帽的妇女在坝底下挥刀割草，大堤底下有一条车道，沿车道刚种植了一排樟树，几个妇女在树干上绑扎草绳；一台挖掘机的长臂在河港里不停地挖掘。堤内一望无际的土地没有被起用，几条穿过土地中心的泥坯路笔直地不知通向何方。大片的地上长出了野草蓬蒿铺天盖地伸向远方……

又一块大青石终于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停下了车，把车放在一侧打量着这块巨石。南北二块同样的石质，同样的色泽，同样的“大个头”，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石上书写同样是“下洋涂”三个字，但下方落款的是“壬辰冬月明月书”。“这块巨石的背面的碑文，标题是“下洋涂围垦记事”，我反复看了两遍，不知出自哪个大家的文笔，序文凝练，章句恢宏，字迹千钧，把“下洋涂”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围垦工程点缀得淋漓尽致。

巨碑立在一个呈半圆形的向海伸出的观景台的入口处，左侧是双层九间的挡潮闸门楼，这个位置是“下洋涂”的深海处，海面开阔，海浪大，观景台无疑是提供游客凭栏观潮的最佳景点。我从起点到这里看过手表，是半个小时，那么这里到胡陈港，估计还有一半的路程。“下洋涂”的口号是：今日“下洋涂，明日上海滩。挡潮闸的一侧有三门湾的全景规划图，不难想象，未来的“下洋涂”将会在这里崛起一个集农业、养殖业、旅游业于一体的美丽的现代化海滨都市。明日“上海滩”的梦必将实现在我宁海的地理版图上，它必将有千千万万游人涌向“海上长城”，一览海上万顷波涛。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2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11111

发饰界美业

●头发稀疏，增加发量

●大面积脱发、秃发及化疗群体补充发量

●重要场合，快速补发

●头发斑白，少白发，遮盖白发

地址: 路段街10号 电话: 18105742000 82537939

宁海浙旅假期旅游公司

旅游热线

65550718

地址: 中山东路55号

味道餐厅 自助餐20元/位

大鱼馆

6岁以下小孩子10元,1.2米以下小孩

15元, 怀抱小孩子免费! 12点半以后

15元, 晚上7点以后10元!

这么便宜! 一潘天寿广场东南面

地址: 潘天寿广场东面 电话: 65597677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1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29

座、39座、45座、53座、60座)

6692888